

殷健灵的作品空灵纯粹，梦幻中见本真，
那涓涓的心灵潜流里蕴含着某些理想主义的光华，
流露出一种格外珍惜生命的意绪。

白鸽子的梦



殷健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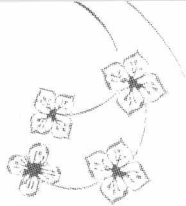
经典爱藏

yinjianlingjingdianaicang



NLIC2970804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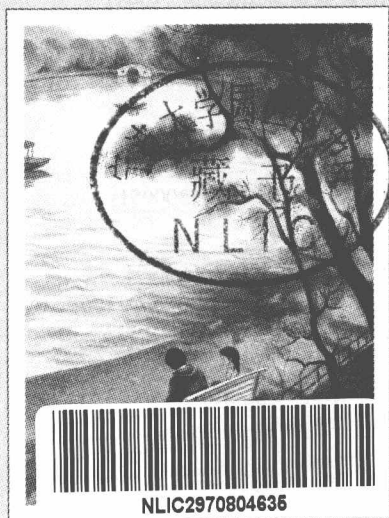
新蕾出版社



白鸽子的梦

殷·健·灵·经·典·爱·藏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鸽子的梦/殷健灵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2.7
(殷健灵经典爱藏)
ISBN 978-7-5307-5481-8

I.①白…
II.①殷…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8746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90 千字

印 张:5.75

版 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絮语殷健灵

朱自强 / 儿童文学理论家、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儿童文学也往往陷落于感官世界的时代里，关注心灵和彼岸的作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在我眼里，殷健灵是一位重要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版图上，她为自己标示出了一块清晰的高地。

殷健灵不是通俗儿童文学作家，她其实是一个诗人。她写诗，写散文，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写小说。她用诗的意绪写小说，用诗性语言做叙述。她的小说，写的都是青春的成长。青春的成长就是一首诗。

我在她的文学里，感受到她的真诚。她的作品是真实的。不是说它们不是虚构的，但那是来自内心的真实的一种虚构。这一点对于一个写成长文学的作家极为珍贵。

我也时时从她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里，看到澄澈的人生智慧的灵光。优秀的成长文学不仅为少年指点迷津，也为成人点亮灯塔。成长文学作家要做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还有，她总是给生活，给她所关切的少年人以温暖、信心和希望，这是她的文字最让人欣喜的地方。这种儿童文学是成长中的人真正需要的文学。

我还感到，殷健灵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只是不专注于用情节做叙述的推助，而是喜欢用心理涌动做故事展开的动力。殷健灵是一位心理小说家，擅长心理的细腻刻画，是她建功立业的一个法宝。

尽管殷健灵曾经“自感不善虚构，缺乏创造‘戏剧性’的能力”，但是，《轮子上的麦小麦》、《1937·少年夏之秋》等作品，完全可以帮助她建立创作虚构的情节小说的自信。这样的小说让人看到，她在改变并发展自己。

殷健灵是一个谦逊的作家，这是因为她在辽阔的风景线上，给自己设定了远方的目标。我要说的是，殷健灵的创作，正走在路上。



文学中的真生命

刘绪源 / 儿童文学理论家、高级编辑

1996年的晚秋，殷健灵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纯真季节》，这是以她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为题材的。我曾写过一篇《秋日览胜》，对这组散文评价颇高，还将她与当时十分走红的一位台湾女作家相比较，指出后者老练、圆整而前者稚嫩、零碎，但给人的审美感受分明是前者高于后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成熟当然是重要的，最好的作品应该要求其完整、成熟、老练；但这并非第一要义。好作品（如果不是最好的话）首先还是要有真生命，要有对人生和文学的真感受。有了独到的感受和独特的材料，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可能就是好作品。一件好作品，如果不够老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是瑜中有瑕；

外表成熟、老练，但其实并无真生命，这就不是有瑕，而是赝品了。有不少作家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去看，竟还是早年的处女作、成名作最为可读，后来的作品技巧上熟练多了，开头结尾都像模像样了，但内在的真生命却越来越少了。

殷健灵后来在创作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写过不少成人题材的散文和小说，也写过几部少女题材的幻想小说，在短篇和中长篇上都做过探索，也曾想把自己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儿童文学中去。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些带有较强的“自叙传”成分的作品，而这正是她当初就显出的优点。她早年的小长篇《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和近年的《蜻蜓，蜻蜓》，我以为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尤其是《蜻蜓，蜻蜓》，写一个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留守孩子的故事，我以为这里有她自己童年的影子。这几部作品写得平实、凡俗、真切，让人读来既心酸又感动，仿佛在阅读日常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很容易令人想到《纯真季节》，虽然在技巧上确是老练多了，当然也大气多了。

在我所读过的殷健灵的创作中，最喜欢的，可能是散文《表达空白》和《方浜中路××号》，还有《月亮茶馆里的童年》中的篇章《天米和廖廖》。殷健灵才华的特点似乎不在于编织离奇的故事，而更在于对人生的平实的描摹。平实带来的是含而不露，它可以耐得咀嚼，可以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未必能有很强的冲击力。然而，我不得不说，比起那些很有冲击力的故事来，这无疑是最好的文学。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我和伙伴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即便后来四散各方，彼此手足般的情谊依然存在。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岚烟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傍晚，走出家门，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墙下张望，看下班的大

人从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那里面会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提包里总是会有一两本新书；书里，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倘若视野受限，我依然有自己的办法张望。躺在被窝儿里，被窝儿就是我的探险山洞，用手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褶皱，沿着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滥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儿，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尽有的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赋予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有时候，我也爱凝视一处。那可能是玻璃球里的花纹、天花板上的水渍、天空中几朵游动的云，抑或在太阳光柱里翻滚的微尘。它们总是将我的思绪牵到无穷远的地方，那是我的思想没有能力抵达的地方，神秘、幽玄，时常想得我头脑一片空白。而即便是一片空白，也是那么令人神往，仿佛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当然，更爱凝视一些活物，比如自家养的母鸡、刚刚脱掉尾巴跳上田埂的小青蛙。我凑近它们，观察，近到可以看清它们眼皮上的褶皱，也能感受它们的心跳和脉搏。我在观察时，在内心和它们沉默地对话，惊奇的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往往能从它们微妙变化的表情里读到它们的回答。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从小学到初中，读儿童

报纸杂志，最爱童话、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读成人书，《简·爱》、《红与黑》、《红楼梦》以及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和霍桑探案，但大多一知半解，看到大段的风景描写一律跳过，往往翻开一本书，看了开头，马上去翻结尾。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尘，却惊讶地发现细小的灰尘里也可能埋藏着说不清的秘密。我迷恋那种“穿透”的体验，以及神思游荡、陷入冥想的快感。

很多年以后，才听到一句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种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地遥想，遥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彩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只是，在我年少时，并不清楚地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样一种美丽文体的存在，更不知道这样一种文学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讲述身处的世界和即将展开的人生的。上大学以后，当我在无意中开始接触到这种美丽的文学，并且也开始写的时候，很自然地，便回想起小时候那段长长的“张望与遐想”的时

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未知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真切切地向孩子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就是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能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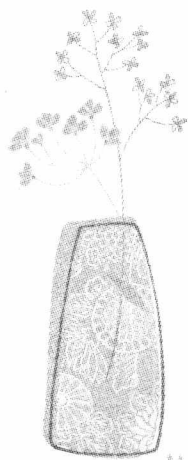
有那么一刻，我想象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做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书的正当年少的——你。

目
录

你的小船你的帆 001

白鸽子的梦 049

菱子的选择 093



你的小船你的帆

——

夜雾来了。

阿米趴在窗前，看纱幕般的薄雾飘飘荡荡地从窗缝里缓缓渗入，回旋舞蹈，如夜的精灵。雾轻触阿米的脸颊，湿湿凉凉的。这种熟悉的感觉令她想起这几日反反复复的梦。梦里，她变成一条金色的鱼，孤独而忧伤地游弋在曼妙的水草间，分明看到和她一样的金色鱼群朝这个方向游来，她唱着歌迎上去，她有一肚子话要和他们倾诉和交流。她张着嘴，努力地发出声音，然而蓝色的水像厚墙一样拦起屏障，他们听不懂她……阿米每每在梦里急哭，醒来后就

担忧地想自己也许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个梦如幽灵一样频频出现？隐隐地预感到什么，阿米心事重重。

阿米已到了心事开花的年龄。刚上初一的她发育得像一只长脚鹭鸶，手脚细长。阿米平日言语不多，因为似乎很多人无法理解她，所以她用自己的语言思维与自己对话。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莫名地心烦意乱，有时也会毫无缘由地高兴。阿米对喜忧无常的自己很不满意，就像越来越挑剔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一样，双目因近视而无神，鼻子也过于圆润，还有略显苍白的贫血的脸色和不时冒出的不安分的青春痘……这些都是令她烦恼的因素，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米难以启齿，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无从想起。总之，阿米现在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游戏里头，但它一点儿都不好玩，真的不好玩。

阿米又忍不住将那张报纸拉过来看了一遍，报纸右下角的地方被她打了个红框，那里登了一个青春热线的号码，说是团市委主办的，在寂静的夜里为年轻的孩子解忧。和一个陌生人通话，阿米还没有试过，但这令她有些兴奋和好奇。曾在睡不着的夜晚偷偷地蜷在被窝里听电台的“相伴到黎明”节目，听那些失意的人在电话里对主持人絮絮叨叨，阿米失望地发现世界上竟有那么多的人在忧伤在徘徊。那个声音绵软的主持人说，生命是在不断的忧伤与快乐中发现自我。阿米听不懂她的话，但至少有一种灰色的情绪开始从远处向她蔓延，使她绝望和窒息。阿米的手轻轻碰触白色的电

话按键，心里惶恐地思忖自己是不是也成了需要帮助的人。她有些害羞和害怕，但从心底升起的强烈愿望几次促使她去拿起那个电话听筒。

“阿米，该休息啦！”妈妈的声音第三次从虚掩的门缝里溜进来，惊得阿米的手触电一样地从电话上跳开。她踩着猫步移到门口，将门紧紧锁上，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电话机旁。长长地吸了口气，阿米终于还是小心翼翼地拿起了已被她摸得温热的电话听筒

.....



嘟嘟两声后，阿米听到了一个如丝绸般柔润的女声：“你好，这里是青春热线。”阿米没有马上开口，只是侧着头琢磨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心咚咚乱跳，就有点儿气急。“我碰到了一些问题……”阿米听见自己喃喃道，像是在自语。那头依旧是平稳的声音：“每个人都会碰到问题。希望我能帮你。”阿米面红耳热起来。那个平和的声音继续说：“不用害怕，小姑娘，我也有过你这样的年龄，所以我也许能体会你的心情。就当是和我聊天吧，我听着呢。”

阿米感觉到对方正在屏息聆听，甚至听得到她轻微的呼吸声。阿米舔了舔嘴唇，断断续续地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好

像处处不顺心，处处，不顺心。”她游移着，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合适的句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秦叮叮就是那样喜欢疯笑，她总是在下课的时候眯着眼睛仰起脸“咯咯咯”地疯笑，把所有男生和女生的目光都吸引到她那儿去，火红的和蓝色、黄色的发卡在她头发上耀眼地一跳一跳，然后你就看见了长长的上翘的睫毛，还有亮闪闪的黑宝石一样的眸光。女生们看不惯秦叮叮，男生们却爱往她那里凑，秦叮叮长秦叮叮短的。

女生们私下议论秦叮叮，说她轻浮早熟。阿米在边上听着，不作声，心却突突跳。秦叮叮是和她们有些不一样，1.65米的高挑个儿，曲线玲珑的身材在单薄的女孩中特别惹眼。她会拿腔拿调地说话，会用眼角看人，一高兴就仰起脸笑。那天，班上的调皮鬼卜浩然有介事地朝她唱《花儿为什么仰起脸》，把秦叮叮逗得花枝乱颤。阿米觉得大家都变得怪怪的，秦叮叮、卜浩，也包括自己。

“我常常照镜子，一照就是好长时间，”阿米对着话筒说，“别人都说我太瘦，我最讨厌别人说我瘦。可我真的很瘦，和秦叮叮不能比。我既看不起她，又很羡慕她。我不喜欢自己麻秆一样的腿。除了成绩好，我几乎一无是处。”

那头的声音说：“你對自己很挑剔，说明你希望自己出色，希望自己样样都好，对吗？”阿米“哦”了一声。对方又继续说：“秦叮叮的事你还没说完，让你困扰的一定不仅仅是她比你好看。”